

## 做盔甲的少年

■付增战

我这一生和余鹏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我刚从小学升入初中，成绩是班里第三名，俨然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苗子。但是余鹏出现了，就像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一样。他坐在我的后座，上课总是打瞌睡，自习课从不看书写作业。他长得膀大腰圆、胖胖憨憨，有一个印度人一般的直挺鼻梁，看上去很乖，实际上很不安分。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当然不敢捣乱，自习课老师不在的时候，他就在后面捅我的背，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要是不理他，他就不停地骚扰我，我要是扭过头去和他争论，他却“嘿嘿”一笑，置之不理。我忍不住想要揍他，他根本不需要太大动作，只要轻轻伸手扭住我的手指头，我便立时动弹不得。

他有时候还会把一只癞蛤蟆、一条小蛇、一只没长毛的老鼠等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带到教室里来，作为自己心爱的玩具。女生们见了“哇哇”大叫，我自己更是心有余悸，担心他要是高兴了会把这些怪东西放进我的衣服里。我从小胆小，尤其害怕这些活物。

后面他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了，我于是好奇地扭过头去观察他的动静。他在很认真地用钢笔作画，画的是变形金刚。那时候美国动画片《变形金刚》正在风靡全球，占领了很多中国孩子的课余时间。我看到他的作品形象传神、结构比例掌握得恰到好处，我很意外。于是我出于讨好他，真心地夸赞了他的笔法，之后他有了新的作品就会第一时间拿给我看，我想要拜他为师，也学着画变形金刚。

从那以后我自习课就不再看书写作业了，上课也不再用心听讲，学习成绩一天天下滑，直到初中毕业时成了班上的中下游。

初中毕业我上了一个月的高中，分在慢班，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运气好又上了中专。在我们那个年代，中专生和职高、技校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中专生是国家干部，职高、技校生只能去当工人。大学生和中专生又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身份，但做个形象的比喻，大学生是北上广和省省会城市的干部，中专生只是小县城和乡镇上的干部，这种区别不是一般的大。

这时候我和余鹏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运气很好，我上中专的那几年里，他先是在镇上派出所当了一段时间的联防队员，协助侦办过一起

影响很大的“11·30”案件。后面又因为身体素质好，到甘肃张掖当了四年炮兵，中间还友情出演过一部《进军大西北》的革命历史题材大电影，在里面出演过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匪兵。复原后作为子弟，先临时在工厂里当门卫，赶上铁路系统解决复转军人安置问题，又被送到宝鸡铁路技校培训，培训完了就分配到了宝鸡一家铁路工程单位当了爆破工。这期间他当门卫的时候，老父亲介绍了一个原来初中比我高一级的女同学和他相亲，两个人对上了眼，在你情我愿、半推半就之间说定了亲事，很快订婚了。

当我中专毕业，怀着当国家干部的美好愿望还在努力找工作的时候，初中毕业的余鹏已经进入了国企并解决了婚姻大事，真是世事无常、老天不公。

我那时候闲着也是闲着，就天天待在余鹏的门卫室里和他聊天。余鹏说我应该去参军服役，我有写作的天分，个子不低，长得也还算精神，到了部队很快就能立功，说不定调到国旗护卫队都有可能。他推荐我看《世界军事》和《舰船知识》，说起部队生活和军事知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让我觉得他天生就应该成为职业军人，如果他生在古代，一定能像岳飞、狄青一样从小兵做到将军。

从那个春天开始，几十年里，我和余鹏很少再见面。他去了铁路技校，后面又当了铁路建设工人，随着铁路线在全国各地到处流动。我则进了省内一家大型国企，然后我与单位双向选择，不停地跳槽。从铜川到了西安，到了陕北，又到了渭南。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BP机，家里连个固定电话也装不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后来我们有一个很热心活跃的女同学张罗初中同学聚会，十几个人一起吃饭见了一面，这一次并没有余鹏。席间我问起余鹏，大家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更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于是发动大家查找，在这个人与人之间以互联网广泛联通的时代，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是余鹏主动联系了我。

后面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我们都年过四十，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但岁月几乎没有在余鹏脸上刻下印痕，他还是老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分别后第一次见面有点像成年鲁迅与

闰土见面的情形。我已经当了很多年科长，有一些志得意满。他一直在工人的岗位上踽踽，生活过得不太如意。他结婚早所以有孩子也早，我的孩子在重复我的父亲和我走过的路，他的孩子也在重复他的父亲和他走过的路。他的老父亲常年有病，需要他的照顾陪伴，但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他也只能常年在外奔波。生活的压力并没有让余鹏颓唐，他只是变得比过去平和，这让我欣慰。我调侃余鹏说他过去的运气太好，所以现在老天爷要把他的好运气收回去。他笑笑说他一直没觉得自己运气有多好，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一次我特意让妻子在家里做了几道菜，用来纪念我们多年好友的再次重逢，余鹏很感动。

后面我去过一次余鹏现在的家里，那座上世纪90年代建起的小区现在长了很多荒草，屋子里有些拥挤，也有点凌乱。我见到了余鹏的孩子，高高瘦瘦，比余鹏长得好看。许多年后的余鹏依然是我们少年时的样子，他依然纯真，依然乐观。他说变形金刚因为肤浅和幼稚早已成为过去，他这么多年有了另一个很小众的爱好，研究古代盔甲，并亲手制作，还每年和一群年轻的爱好者们参加国际比赛。他说这个小众的爱好在国内不过一千多人，西北地区更不过三四十人，他向我讲起连环甲、锁子甲、铁甲还有棉甲的区别，还讲了在河北保定和国内还有美国、法国、意大利朋友参加国际盔甲武士比武的情形。他不再是一个冷静沉默的中年人，他像一个战士，也还是一个孩子。

我向余鹏要一副盔甲，想送给我的孩子，并向他炫耀我有这样一个心灵手巧、与众不同的朋友。余鹏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从网上买来材料，是一个个小小的不锈钢铁环。后面他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一个个小铁环手工连接起来，做成了一副锁子甲。然后他用一个军用的迷彩背包把这副一二十公斤重的锁子甲送到我的孩子面前，孩子穿上感觉很威风。

看着余鹏用心制作的盔甲，我又想起了我们少年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样子，不知道人生会经历很多风雨，所以我们单纯，我们快乐。

很久没有余鹏的消息，前几年他说他在湖北襄阳。我时常挂念余鹏，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历经风雨，却依然还有一颗童心。

## 文字，最美的遇见

■闲者

上下五千年  
中华文明代代相传  
文字的发展  
人类跨入文明门槛  
文字的运用  
突破了声音的局限  
与文字相逢  
成为最美丽的遇见  
文字是情感  
它能拨动人的心弦  
鲜活的文字  
可对曾经年华祭奠  
有文字滋润  
人的生活比蜜还甜  
有文字洗涤  
灵魂不会惶恐不安  
文字如幽莲  
清丽芬芳暗香不断  
文字如雨露  
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因为有文字  
便有花月夜的感叹  
有文字相伴  
心灵就有世外桃源  
对文字喜爱  
渗入我的血液里面  
徜徉于文字  
心里就会感到舒坦  
文字里驰骋  
内心可以风轻云淡  
文字里耕耘  
从来不会感到疲倦  
用文字倾诉  
让爱恨情仇成碎片  
用文字吟唱  
让生活美妙而灿烂  
灵动的文字  
在如花妙笔下舒展  
将心事情愫  
安放在文字的中间  
与文字相遇  
会成为亲密的伙伴  
与文字相伴  
内心就会感到温暖  
与文字为伍  
让诗意流淌在笔尖  
与文字对视  
让灵感飘到书桌前  
与文字清欢  
抒发灵魂深处情感  
与文字对话  
绚烂我的长诗短篇  
与文字邂逅  
可打发寂寥的夜晚  
与文字亲昵  
不会觉得夜长梦短  
与文字相约  
是我最美丽的遇见  
与文字缠绵  
业余生活不再孤单  
与文字相守  
余生就会能量无限  
为文字点赞  
夕阳人生更加璀璨

## 夏日

■张庚元

夏日的阳光是灼热的  
知了在枝头鸣叫  
好像在庆祝丰收的喜悦  
拂拭流淌的汗水  
继续沐浴阳光  
播种希望  
夏日的风雨是急骤的  
青蛙在池塘歌唱  
好像在欢迎久违的甘霖  
伸展硕大的荷叶  
享受风雨洗礼  
历练成长  
夏日的天空是晴朗的  
雄鹰在苍穹翱翔  
好像在挑战生命的极限  
追寻心中的梦想

畅游浩瀚天际  
磨砺意志  
夏日的大地是炙烤的  
蚂蚁在沃土爬行  
好像在储备生存的力量  
诠释顽强的意义  
创造世间奇迹  
接续奋斗  
夏日的街巷是热闹的  
蝴蝶在草丛舞动  
好像在传递捷报  
讲述绚丽的人生  
成就精彩故事  
浮想联翩  
夏日的乡村是碧绿的  
蟋蟀在田野蹦跳

好像在播撒劳作的旋律  
挥洒辛勤的付出  
编织美好蓝图  
奏响凯歌  
夏日的清晨是明亮的  
雄鸡在庭院打鸣  
好像在告知幸福的轮回  
唤醒熟睡的人们  
开启崭新生活  
积蓄力量  
夏日的夜幕是斑斓的  
夜莺在远处欢唱  
好像在歌颂美好的生活  
划破璀璨星空  
瞬间酣然入睡  
迎接明天